

纸币交子的流通

北宋交子的发行、流通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真正使用纸币的开始。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纸币的货币，如汉武帝缘以缡的方尺白鹿皮价值为四十万，唐代出现的飞钱，另外，唐还有一种柜坊，可以作为票据在市面流通转让，商人以现钱交易不便，将钱存入柜坊，换取票据，这种票据和飞钱都属于兑换券性质的。交子或者起源于飞钱，或者起源于唐柜坊，演变到宋朝，就变为交子铺，组织同业会，最后由政府接管发行。交子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北宋商业发达，流通轻便货币势在必行，而当时的货币制度混乱，如四川用铁钱，体大值小，交易不便，大铁钱每千重二十五斤，小者十余斤，一匹罗卖两万钱，得用车载。

交子刚刚产生，发行较为自由，根据商品交易的需要，由商人出具“收据”形式的楮券，此券两面有印记，密码花押，朱墨间错，券上无交子字样，临时填写金额，属零星发行。真宗时，张咏镇蜀，设贸易券契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称为交子，由富商十六户主管发行，随时可以兑换。券上有图案、花纹，兑现时收工墨费三十文。交子铺（户）在各地设有分铺。后来这些富户破产，无力兑现，遂由官府出面干预。应四川转运使薛田与张若谷的请求，宋天圣元年（1023年）设益州交子务。二年二月，始发行官交子，一切技术规定都依照私交子。以七百七十文为一贯，开始发行一贯到十贯，后改为五贯、十贯两种，并规定比例，八成是十贯的，二成是五贯的。熙宁元年（1068年）又改为一贯至五贯两种，规定分界发行，三年为一界，界满以新换旧，发行限额为界一百二十万零六千三百四十缗，但各界数额不一。凡发行一界交子，需备

本钱，又叫“钞本”，三十六万缗，占发钞限额的百分之二十八强。交子的兑现，发钱为主，亦有用金、银和“度牒”的（度牒是宋代发行的一种特殊的证券，它本是政府发给和尚的一种身份证，因做和尚可以免除许多捐税，所以度牒能卖钱。宋朝遂以发行“度牒”作为筹款的一种手段）。交子用铜板印刷，板画图案精美，三色套印，在世界印刷史、板画史上都有一定地位。为防止伪造交子，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私造交子纸者，流放、发配、定刑。由此看出，交子已由官府垄断发行，成为国家发行的纸币。宋崇宁大观（1102～1110年）年间，把交子改为“钱引”，崇宁四年（1105年）印刷，在四川以外各路发行。大观元年（1107年）正式改交子务为“钱引务”。其钱引印刷最为精美，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南宋初，曾在临安设立交子务，发行交子后，因管理不善，改为“关子”。“关子”初为汇票性质，绍兴元年（1131年）婺州屯兵，运钱不便，于此州召商人出现钱付以关子，商人持关子可在榷货领钱，也可领茶叶、香货钞引（即贩茶、香货的许可证），其中专门兑付现钱的叫做“现钱关子”。这时民间还通行一种“便钱会子”，又名“便换”。绍兴三十年（1160年）改为官办，开始施行于两浙，后来通行于两淮、湖广、京西各路，成为法定货币。会子面额有四种：以一贯为一会，后增发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等三种，三年为一界。后来吴玠在河池发行银会子，贾似道改作金银会子。另外，还有些受到地区限制的纸币，如四川用的钱，又名“川引”；淮南用的交子，则名“淮交”；而湖广用的会子，则称“湖会”。

交子发行不久，便成为官府弥补财政不足的工具，自绍圣（1094～1097年）以后，增印交子以给陕西沿边采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四川交子印数已无限制。时至南宋，情况更为严重，为支付庞大的军费，满足皇室的

挥霍，滥印交子，绍兴七年（1137年），三界并行，发行额达三千一百多万缗。绍兴三十一年（1246年），流通中的会子已增至六十万零五千万贯，十八界会子二百贯还买不到一双草鞋。交子、会子实际上成了不能兑现的纸币。

会子流通

南宋的纸币，种类很多，主要有交子、川引和关子、会子，但最通行的是会子。

会子的原意是单据或收据，后来出现了可以寄托或兑换便钱的会子，具有存款和汇票的性质。早在北宋神宗时，民间出现用钱换取的会子，大约就是这种本票或汇票，详情不太清楚。

南宋初年，在临安和四川等地，由民间“豪右”、“柜头”私自发行的便钱会子已很流行。绍兴七年（1137年），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在驻军所在的河池地区，发行银会子，是由政府主持发行的开始。绍兴三十年（1160年），钱端礼在任临安知府时，将当地豪右私置会子的权力，收归官府。不久，他迁任户部侍郎，印造会子的事也移归户部。第二年春天，又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行在会子务”。这是由中央政府出面，在东南地区行使会子的开始。

会子在流通过程中，制度逐步完备。面额初有一千、二千、三千三种，后又增加二百、三百、五百三种。三年为一界，一界发行定额一千万贯。定期兑换，以新换旧。伪造者处斩，告发者有赏。

会子刚开始发行时，仅限于两浙，与铜钱并行。后渐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等路。湖广、四川亦都有。政府规定交通便利的地方，交税时钱会各半，交通不便处可全部交纳会子，民间交易愿意全用会子者也可以。流通的地区和行使的范围都很广，

几乎成了正式的法币。

南宋政府发行会子的原因，一为缺乏铜钱，二在助支军费。发行之后，百姓乐用，于是制造越来越多。在最初的五年中，便印造了二千八百多万贯。发行了一千五百多万贯，在民间有八百多万贯收不回来，商贾低价收买，提取现金，引起了会子贬值现象。孝宗时，会子流通额达到二千多万贯；光宗时，每界发行额增为三千万；宁宗时，流通额增成十万零一千多万贯；理宗时，增至三十万零二千九百多万贯。后来，更恶性膨胀，失去控制，增至五亿。八十年间，增涨了五十倍。

会子的发行量剧增，其币值也就自然下跌。乾道四年（1168年），每贯会子值铜钱七百七十文，淳熙十二年（1185年），降为七百五十文，绍熙五年（1195年）降为六百二十文，嘉泰元年（1201年）降为六百文，嘉定四年（1211年）降为五百文，端平元年（1234年）降为四百二十文，嘉熙四年（1240年）降为二百文。八十年间，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同时，物价也上涨了许多，仅以米价为例，最初每石不过会子二贯，后来涨至十贯，百贯，最高竟达三百四十贯。会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市井视之，粪土不如”，有持之终日为不能得到一钱一物者，既然无用，就弃掷焚烧，丝毫不爱惜，得之者惟恐去不速，完全丧失了货币的职能与价值。

泥马渡康王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在两路金军直逼京城的形势下，徽宗传位给太子赵桓，这就是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金军攻破东京开封。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金下令废掉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宣告了北宋皇朝的灭亡。三月，

金兵立宋朝亲金派头目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国号楚。四月，金军带着俘获的徽、钦二帝和赵氏宗室、大臣、百工技艺三千多人，以及掠到的大量金银绢帛、仪仗古玩等北归。

宋朝皇室中，只有被废的哲宗皇后孟氏和在外地的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幸免于金军之掳掠。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当金军先头部队到达开封时，钦宗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知磁州宗泽为副帅。赵构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建立大元帅府。他不顾京城的危机，只派少量部队南下，名义上是援助京城，其实是作为疑兵，掩护自己带领主力部队出相州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宗泽从磁州（今河北磁县）赶到大名，劝赵构率军南下澶州（今南濮阳附近），趁机解除开封之围。赵构却顺水推舟，派宗泽率兵南下，自己逃向东平（今山东东平），然后逃到济州（今山东巨野）。宗泽在从大名到开封的途中，多次击败金军。宗泽在卫南（今河南滑县）听说金兵俘掠徽宗、钦宗北去，就率兵转到大名，计划抢渡黄河，截断金兵归路。他还传令檄附近各路宋军，共同行动，想夺回二帝。但各地宋兵都未到，宗泽只得放弃自己的计划，上书赵构，劝他即位，重兴宋王朝。

金兵退后，傀儡楚帝张邦昌遭到人民的唾弃，吕好问等部分北宋旧臣，也主张张邦昌还位于赵构。张邦昌不得已，于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把隆祐皇后孟氏迎进宫，尊为宋太后，来垂帘听政。此后，张邦昌派人到济州（今山东巨野）寻访赵构，并派吏部尚书谢克家去迎接赵构，赵构推辞不应。张邦昌再派蒋师愈等携书信到赵构处，说自己将“归宝避位”。赵构谕宗泽：张邦昌受伪命义当诛讨，但考虑眼下情形，不可轻举妄动。谢克家又以“大宋受命之宝”到济州（今山东巨野），赵构恸哭跪受之。于是，赵构前往南京（今河南商丘），五月初一在那里称皇帝，重建赵宋王朝，史称“南宋”。改年号为建炎，赵构即宋高宗。张邦昌也前来称臣朝贺，赵构以他“知几达变，勋在社稷”，

封其为太保。

高宗即位之后，起用抗战派代表李纲，让他做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宗泽任襄阳府知府，后改任青州，又改任开封府。又任用主张弃地逃跑的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李纲入朝上十事奏，反对议和，主张与金作战；请求严惩张邦昌等降金人物；并提出改革军制，整顿军纪，积极备战等建议。他破格任用抗金有功的将士，劝高宗定都关中或襄、邓，说：“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以保全中原故土。宗泽上书高宗，反对逃往江南，“以免重蹈西晋东迁的覆辙”。宗泽在开封整顿社会秩序，修筑防御设施，招抚和改编抗金义军，使形势渐趋稳定。于是他便上书要求高宗果断回开封立都。高宗任宗泽为京城留守，开封尹。在主战派的督促下，高宗只好先送孟太后过江，自己留下，表示要与金一战。以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主降派要高宗割地与金讲和，并以“汴都蹂躏之余，不可复处”，“东南财方富盛，足以待敌”为名，极力怂恿高宗南逃。主降派官员范宗尹等攻击李纲为金人所恶，且名过其实而震主，不宜为相。他们还编造起用义军引起“盗贼”的谎言，使高宗罢免李纲推荐的抗金将士。高宗在黄、汪二人鼓动下，指使朱胜非起草诏书，说李纲备战抗金是搔扰，指责李纲“狂诞刚愎”，过分“专制”，以此罢免李纲相职，随后马上废了所有抗金措施。建炎二年（1128年）金军再度南侵，南宋政权几乎覆灭。幸亏有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高宗的统治才稳固下来。

苗刘兵变

苗刘兵变指将官苗傅、刘正彦于建炎三年（1129年）发动的，迫使高宗退位的一次兵变。

康王赵构建元帅府时，苗傅和张俊、杨沂中等都在他的旗下供职。隆祐太后孟氏南渡，苗傅以护从统制、鼎州团练使的身份率兵护卫到杭州。刘正彦也以威州刺史受命随六宫皇子到杭州。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高宗从镇江到杭州，当时，刘光世、张俊、杨沂中、韩世忠等大将都在外面分别把守各个要害处，只有苗、傅二人护卫皇室。三月，高宗命王渊同签枢密院事。苗傅自负为宿将有功，对王渊的平步青云十分不满。刘正彦以曾经招降丁进为本，抱怨对自己赏赐太薄。平丁进时，王渊曾分精兵三千给刘正彦，后王渊又向刘正彦要回这些兵，刘正彦以此痛恨王渊。王渊建议高宗南逃，不得民心。内侍省押班康履专横用事，妄作威福，引起了诸将的不满。

苗傅、刘正彦与属将、幕僚王世修、张逵、王鈞甫、马柔吉等乘机密谋斩王渊、杀内侍。苗、刘布置好兵马后，派人谎称临安有盗贼，报告给王渊，想让他出兵。康履得知苗、刘之彦的密谋，转告王渊。王渊令精兵戒备。三月五日，苗、刘乘王渊退朝，伏兵抓获了他，以勾结宦官谋反的罪名，杀掉王渊。然后立即兵围康履府第，搜捕内官，凡是无胡须的统统杀掉。由于康履不在府中，未被抓获。随后，苗、刘率兵来到高宗行宫的北门外。高宗闻知，大吃一惊。高宗率百官登阙门凭栏呼苗、刘，问其逼宫的原因。苗、刘、回以皇帝信任宦官，赏罚不公。又说，自己功多而赏薄。高宗立即封苗傅为庆远军承宣使、御营使司都统制，刘正彦为渭州观察使、副都统制。苗、刘仍不罢兵，要求高宗交出康履。高宗被迫令人捕获康履并交给苗、刘，二人随即腰斩康履。苗、刘又说高宗不应当即位，应虚位以待北狩二帝。苗傅请求隆祐太后孟氏听政，并遣使和金人议和。高宗随即下诏，恭请隆祐太后垂帘听政。苗、刘进一步要求高宗传位太子。高宗无奈，只得禅位于三岁幼子赵祐，孟太后垂帘决事。上高宗号曰睿圣仁孝皇帝，把显忠寺改为睿圣宫，改建炎三年为明受元

年。这样，苗、刘才退兵。

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朱胜非和高宗、孟太后密议，想消除苗、刘疑虑，诏赦天下。朱胜非每入宫议事，还带着一名苗傅的亲信，以麻痹苗、刘。江东制置使吕颐浩得到内禅诏赦，知有变故，就寄信给刘光世、张浚，谋划回兵杭州平叛。大将张俊也前去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市）与张浚商议平乱的事情。张治愈还捎信给苗、刘，说和二人生死与同，借此迷惑他们。经过在外诸将的通气协调，吕颐浩、刘光世、张浚、韩世忠、张俊开始回兵杭州。当各路大军临近杭州时，三月二十九日，朱胜非率百官请高宗复辟。四月一日高宗复位，诏尊太后为隆祐皇太后，赵祐为太子，并恢复建炎年号。以韩世忠为先锋，诸路军力克苗、刘军队，进驻杭州北关。苗傅、刘正彦于四月三夜里逃出杭州。诸路勤王兵入城，高宗令韩世忠为江浙制置使，追捕苗、刘。七月，韩世忠生擒二人，用囚车押回建康（今南京市），施以磔刑（肢解身体）。

苗、刘兵变是一次不顾国家大局、专泄私愤的政变。这个小插曲却暴露了南宋王朝的软弱。

“过河过河过河”

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建立南宋。李纲被任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由李纲推荐，建炎元年（1127年）抗金的老将宗泽出任知开封尹，后来调职知开封府，做开封府尹。当时金兵驻守在河上，每天都能听到金鼓的声音。开封经过金兵的洗劫，已是一片废墟，凋敝不堪，社会不安宁。宗泽上任后，由于他素有威望，加之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开封居民很快安定下来。

宗泽为了抗金，联络各种力量。如首领王善“拥众七十万，车万乘”。宗泽只身前往说服王善一同抗金。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都先后归于宗泽。宋廷任命宗泽为延康殿学士、京城留守、兼开封尹。

宗泽在联络义军安定人心的基础上，着手营建开封的防务。在开封四壁，设统领守御使臣，负责防守一定的区域；在开封城外置使领招集之兵，又根据不同的地形，沿河依次设立二十四个坚固堡垒，建筑连珠寨。联结河东、河北山水寨忠义民兵。同时又日夜挖掘数丈宽深的壕沟，阻止金军骑兵入侵。经过四五个月的辛苦经营，开封城的防备体系终于在建炎元年十月建成，改变了开封过去那种“欲战而无兵可凭，欲守则无粮可因”的状况，成了抗金军南下的重要堡垒。

十二月，金兵分三路南侵。金军在粘罕和兀朮分别率领下，渡过黄河直逼开封；两支金军企图夹攻开封。对此，宗泽早有防备，他派刘衍奔向滑州，刘达奔向郑州，以分金兵之势，命诸将保护桥梁，等候大兵集结。使金兀朮不敢攻汴京，于夜晚断桥梁而去。

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金兀朮从郑州抵白沙，逼近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居民震恐。宗泽派精兵数千绕到金兵的后面，埋伏到他们回去的路上，金兵与宗泽所派刘衍部战斗，伏兵起，前后夹击，大败金兵。占据西京（今河南洛阳）的粘罕与宗泽相持，宗泽遣部将破敌，使粘罕不敢侵犯东京（即汴京，今河南开封市）。

开封保卫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宗泽趁此机会，联络义军，收复两河失地。他先后联络王彦的“八字军”、五马山寨的义军共同抗击金军。宗泽威望日高，北方人士既尊敬又害怕，对南人必定称为宗爷爷。在此大好形势下，宗泽先后二十余次上书高宗，让他回开封领导军民抗金，收复两河失地，每次上

奏都遭到黄潜善压制打击。五月，宗泽再次上书宋高宗，提出六月出师渡河北上的计划，要求高宗回开封领导这次北伐的壮举。黄潜善等害怕宗泽成功，从中阻碍，还怀疑宗泽图谋不轨，派人副留守以监视宗泽，使年已七旬的老将痛心疾首，积郁成疾，于六月一病不起。宗泽勉励诸将说：“你们能歼灭敌人，则我死也无遗恨。”诸将都流泪，说：“敢不尽力！”诸将出，宗泽愤怨，吟诵杜甫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七月初一，这位抗金名将，在死前没有一句话谈自己家事，但高喊三声“过河”之后，在开封与世长辞。

宗泽死后，杜充任东京留守，肆意破坏抗金设施，各路义军因不满杜充所为而愤然离去，开封又成为一座孤城。不久，宋军自动撤出开封，这座经过李纲、宗泽浴血奋战的名城就这样沦入金军手中。

金兵南侵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从汴京（今河南开封）俘虜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后妃、诸王、宗戚大臣等三千人北去，北宋灭亡。五月，宋徽宗之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十月，避金兵到扬州。

金王朝想趁南宋政权立足未稳，派大军渡江，消灭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秋，决定兀朮（即宗弼）与粘罕（即宗翰）率金兵南下，穷追宋高宗。另派娄室部全军进攻陕西，来牵制川陕宋军。

粘罕率金军主力南下，会合河北金军于濮州城下。宋将姚端夜袭金营，粘罕赤足逃跑，仅以身免。兀朮攻开德府不下，移兵与粘罕合攻濮州。濮州军民在两支主力金军围攻下，坚守三十三

天，十一月中，濮州城破，知州杨粹中被俘，不屈而死。随后，开德、相州、大名府等地相继失守。

南宋命魏行可到澶渊求和，东京留守杜充决口黄河欲挡金兵，这些都未能阻止金兵南下。金兵转攻东平（今山东东平）、徐州，济南知府刘豫杀害抗金将领关胜后降金。

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二十七日，金军攻占徐州，知州王复死难。粘罕派拔离速、乌林答泰欲、马五率兵一万奔袭扬州，欲俘获宋高宗。三十日，金兵到泗州（今江苏盱眙北）。二月初三，拔离速攻占天长军，距扬州只有一百多里。午前，消息传至扬州，宋高宗惊慌失措，没有通知大臣，带了御营都统制王渊和亲信宦官康履等数人狼狈出逃，从瓜州（今江苏六合东南）乘小船渡江逃到镇江。傍晚，马五率五百骑兵赶到扬州，听说宋高宗向江南逃跑，立即追到渡口。江淮人民纷纷起来抗金，金军成为孤军，被迫北撤。

宋高宗从镇江逃到杭州。迫于朝野舆论，罢免黄潜善、汪伯彦。三月初，将官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吕颐浩、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文臣武将起兵，平苗、刘兵变。

苗、刘兵变刚过去，宋高宗便派洪皓使金，表示“愿去尊号”、“比于藩臣”。六月，金兀朮向金太宗提议大兵渡江消灭南宋，得到批准。面对金兵大举南下，宋高宗于七月再派崔纵出使金国以求议和，同时以杭州为行府。七月末，两批求和使者尚在途中，金兵已决定渡江南下，撻懒攻山东、淮北，兀朮自归德（河南商丘）南下，从建康（今南京市）渡江追击宋高宗，拔离速、马五由河南经湖北南下，娄室仍进攻陕西。

八月末，宋高宗听到金兵渡江南下消息，慌忙派杜时亮、宋汝为迅速到金营议和，在求和书中乞求粘罕不要进军。十月，金兀朮分兵南下，一路从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进入江东，一路从蕲州、黄州入江西。下旬，宋汝为到寿春，兀

兀朮已攻占单县、兴仁、南京、寿奉，对宋的求和不予理睬。

镇守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刘光世仍天天置酒欢会，金兵渡江三日而尚不知。金兵兵临城下，他领兵逃跑。

金兵得知孟太后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便攻下黄州（今湖北黄冈），十月末，用小船、木筏渡江，经大冶直奔洪州。孟太后一行逃向虔州。十一月初，金兀朮攻占和州（今安徽和县），在马家渡（今江苏南京西南）打败杜充军，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消息传来，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的宋高宗再向明州（今浙江宁波）逃跑。

宗弼占领建康后，立即从溧水奔向杭州，追逐宋高宗。在进攻广德时，岳飞率兵邀击，六战六捷，擒金将王权。听说金兵攻常州，岳飞追击金军，又四战全胜。金兵趁广德无援，攻占之，直逼临安（今杭州）。兀朮听说宋高宗在明州，派阿里、蒲卢浑率精骑渡浙追赴明州。十二月，宋高宗在明州得到奏报，便率大臣登船逃向定海。金兵追赶至明州，张俊抵挡了一阵，便败走。高宗又乘船逃向温州沿海。

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金军占领明州，乘船经昌国南追宋高宗三百余里，没能追上。金军船队遇到大风雨，又被宋提领海舟张公裕所率水军大船冲散，只好退回明州。

二月初，金军从杭州北撤，宋将韩世忠率八千宋军在镇江截断金军退路。三月十五日，宋金水军在黄天荡展开水战，韩世忠率军英勇战斗，打得金军狼狈败退。五月，金宗弼渡江北归。

进攻江西的金军，占领了洪州（今江西南昌）、吉州、抚州、筠州，直至万安也没有追上孟太后。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金军攻占潭州（今湖南长沙），月底渡江经石首北归。四月二十五日，弓手牛皋率民兵大败金兵于宝丰之宋村，生擒金将马五。

留在江淮的撻懒部金军，在楚州（今江苏淮安）被义军击败，后又在缩头湖（今江苏兴化东）为宋军击败，撻懒率残部经

楚州、宿迁、东平（今山东东平）北归。

这样，建炎二年（1128年）秋至建炎四年（1130年）夏，金军对刚建立的南宋政权追击的战争，就以失败而告终了。南宋朝廷无意北进收复故土，金军也无力南下，江淮地区暂时稳定下来了。宋金形成对峙局面。

岳家军初战告捷

建炎三年（1129年）秋，金王朝出动大军再次南侵，企图一举消灭偏安江左的南宋小朝廷。

十一月，金将宗弼率领南侵军主力攻占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然后发动渡江之役。在攻打太平州（治当涂，今安徽当涂县）的采石度和慈湖失利后，金军于是改为从建康府西南的马家渡（今江苏西南）过江。当时，南宋负责长江下游防务的是右相兼江淮宣抚使杜充，他事先并未作认真的军事准备，等到得到马家渡的急报告，匆忙令都统制陈淬率部将岳飞、刘经、戚方等统兵出战，又派一万三千人前往应援。宋金两军在马家渡激战的过程中，陈淬战死，这影响了整个战局。在“诸将皆溃去”，宋军“鸟奔鼠窜”，金军气焰愈炽的险恶形势下，岳飞仍率部队坚持战斗，继续顽强地抗击敌人，直至傍晚，由于溃兵带走了粮草，士兵缺乏粮食，岳飞才率军退驻建康城东北的钟山。马家渡之战，揭开了岳飞在江南抗金的序幕。

金军渡江之后，杜充先逃跑，后降敌。十一月底，建康知府陈邦光更是主动写好了投降书，不待金军攻城，就把六朝故都、江南形胜之地建康拱手送给了金人。在轻易地占领建康后，兀朮继续统领大军南下，奔向杭州，于是进攻广德军。岳飞知道后，率军南下到广德军境内，指挥部队与金军作战六次，每次都取得

了胜利，活捉金将王权，共杀敌一千二百二十六人，还俘虏了许多金兵。在这些俘虏之中，有不少是被强迫签发从军的汉族壮丁，岳飞对他们晓以大义，结以恩信，再打发他们回到敌营以作内应。到了晚上，这些人在敌营中纵火烧毁敌人的兵器与其它随军粮草，引起内部骚乱，岳飞乘机出动劫营，给敌人以重创。岳飞驻军广德，军纪严明，即使部队断炊，也绝不许骚扰百姓，并且坚持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岳飞及其部队在这一带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甚至许多被迫从军的金兵称岳部队是“岳爷军”。争相前来降附，使得岳飞的抗金队伍不断壮大，而金军的力量遭到削弱。在得知金军侵占（溧阳）的消息后，岳飞命刘经领兵千人夜袭溧阳城，杀俘敌人五百多人，并活捉了伪溧阳知县、渤海太师李撒八，一举收复了溧阳城。

建炎四年（1130年）春，为了解决部队的粮食供给问题，担负带州一带的防务，岳飞接受了地方官员的邀请，从溧阳移屯常州宜兴县。驻防宜兴后，他首先采取行动，肃清了这一带的土匪，既为民除了害，又使部队获得了许多粮食和武器装备。四月，金兵进犯常州，岳飞闻讯后率军救援，与金军前后四战，都取得了胜利。金兵被击杀、淹死的不计其数，还生擒了女真万户少主孛董，并乘胜追击金兵一直到镇江的东面。

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屡屡得手，充分地暴露了南宋政权的腐朽和无能。但岳飞等爱国将领和江南民众英勇抗金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金军的嚣张气焰，使得金军统帅意识到，完全地征服、统治江南的企图是无法实现的；在短期内彻底地摧毁南宋政权的目的是难以达到的。于是，他们宣称“搜山检海已毕”，一路上烧杀掳掠、向北撤退，到建炎四年（1130年）四、五月间，金军在江南占据的城市仅仅剩下建康。建康是历来被兵家所看重的战略要地，金军盘踞在那里，既把它当作运送南侵掠夺物到江北的中转站，又把它视为南侵立足地。收复建康对于南宋来

说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在有的将领畏怯不敢受命的情况下，岳飞毅然承担起收复建康（今南京）的重任。从四月下旬开始，岳飞率部在建康一带与金军展开了一系列战斗。四月二十五日，岳飞发起清水亭之役取得胜利。这一仗，杀女真人一百七十五人，活捉女真、渤海、汉儿军四十五人，缴获马甲、弓、箭、刀、旗、金鼓等器械三千七百多件。五月初，岳飞在建康城南三十里的牛头山扎营，他派遣一百名身穿黑色服装的军士，在天黑之后混入敌营，在敌营中制造骚乱，引起敌人自杀残杀。金兵损失惨重。岳飞还亲率骑兵三百名、步卒二千人，冲下牛头山，在建康城南门外新城设营，与金军交锋，再次击败敌人。在岳飞军队以及建康附近的民众的打击下，金军屡遭挫折，感到在建康难以长期驻足，遂移师建康城西北十五里的靖安镇，并从靖安镇直接撤往江北的宣化镇。岳飞闻讯后，于五月十一日挥师追杀敌人至靖安镇，斩杀金兵数以千计，建康至靖安的道路上，敌人“僵尸十余里”。还生擒金军将士三百多人，并缴获敌人许多军用物资和掠夺来的财物。这一天，岳飞率军进入建康城，收复了金军在江南的最后一个据点。

抗金名将韩世忠

韩世忠，字良臣，延安（今在陕西）人。身材魁梧，目光如电。少年时代勇猛过人，能驾驭未驯服的烈马。家中贫穷没有任何产业，喜好饮酒使气，无拘无束。有一位算卦先生说 he 日后能成为三公，韩世忠认为是侮辱自己而勃然大怒，痛打了他一顿。十八岁时，以勇敢无畏而应募于乡州，成为在籍士兵，力挽强弓，驰马射箭，武勇列于三军之首。

徽宗崇宁四年，西夏叛乱，各郡调兵前去防御，韩世忠也在

被派遣的行列。来到银州，西夏人环城固守，韩世忠砍开城门杀死敌将，并把其脑袋扔到城垛外，各部队乘机而上，西夏人大败。随后敌人重兵进至蒿平岭，韩世忠率领精锐士兵与敌激战，敌军溃散退去。一会儿又从小路杀出，韩世忠独自率敢死队员拼死格斗，敌人稍稍退却。这时他看见敌丛中有一个骑士十分强悍，就问俘虏这是谁，俘虏回答：“是监军驸马兀朮。”韩世忠跃马赶上去杀了他，敌军大败而逃。经略司上报他的功劳，童贯督察边境战事，怀疑上报中有不实之词，仅仅提升了世忠一级官职，众人为之忿忿不平。

跟随刘延庆修筑天降山营寨，被敌军占据，韩世忠深夜登上城墙杀了两名敌兵，割下敌人护城用的毡子回来呈献。紧接着，在佛口寨与敌人遭遇，又斩首数级，这才被提升为进义副尉。部队进抵藏底河，斩首三级，转任进勇副尉。

宣和二年，方腊造反，震动了江浙一带，朝廷从各地调兵遣将，韩世忠以偏将的身份跟从王渊征讨方腊。部队驻守杭州，方腊军突然赶来，声势十分浩大，宋军主将惊慌失措，韩世忠率二千名士兵埋伏在北关堰，方腊军路过此地，伏军杀出，方腊军自相践踏，乱成一团，韩世忠乘势追击，方腊军大败而逃。王渊叹息道：“真是力敌万人啊。”把随身带的白金器皿全部赏赐给了他，并与他建立了交情。当时皇帝下诏说取得方腊首级的人，授予其两镇节钺。韩世忠率部下一路穷追不舍赶到睦州清溪峒，方腊兵依托高峻的房屋在地下挖成纵深连贯的避难洞穴，众将领相继赶到，都不知洞口所在。韩世忠悄悄地穿过小河谷，向一位村姑打听到一条小路，立即挺身端着长矛径直前进，跋涉了数里地，冲入那个洞穴，格杀了数十人，生擒了方腊并把他押出洞来。辛兴宗率部下堵住洞口，把方腊抢走做为自己的功劳，所以朝廷赏赐没有韩世忠的份儿。辅助部队的主帅杨惟忠返回朝廷，直言此事经过，韩世忠调任承节郎。

三年，朝廷商议收复燕山，征调来的各部队刚进至敌境就全被打败。韩世忠前去进见刘延庆，与苏格等人率五十名骑兵一起抵达漉沱河，正遇上金人的二千多名骑兵。苏格惊慌恐怖，束手无策，韩世忠从容不迫地命令苏格等人排列在高岗上，告诫他们千万不要乱动。恰好从燕山方向溃败下来的士兵聚集乘船，立即命令他们把船停靠在岸边，与他们约定到时击鼓呐喊以助声威。韩世忠拍马迫进敌人，驰骋如飞。敌人分成二队占据高陵，韩世忠趁敌不注意，飞马撞倒了二个掌旗的金兵，随即奋勇冲杀，苏格等人见状也出击夹攻敌人，船上的士兵击鼓助威，敌人大乱，韩世忠紧追不舍，斩杀了许多人。当时山东、河北的盗贼蜂起，韩世忠跟从王渊、梁方平征讨围捕，盗贼几乎被消灭干净，因积功甚多，升任武节郎。

宋钦宗即位后，韩世忠跟随梁方平屯守浚州。金兵大举压境，梁方平准备不周密，金兵刚接近就逃走了，数万宋军全部溃散。韩世忠身陷金兵的重重包围之中，挥枪力战，终于杀出重围，烧了桥梁返回来。宋钦宗得知他回来，在便殿里召见韩世忠，询问梁方平违背军令的情况，韩世忠逐条对答，十分详尽。转任武节大夫。皇帝下诏命令各路勤王军率领所部人马前来京师护卫，这时金兵退走，韩世忠接受河北总管司的征召，担任选锋军统制。

当时，胜捷军的张师正作战失利，宣抚副使李弥大杀了他，大校李复鼓动众人乘机闹事，淄州、青州一带依附李复的人有数万人，山东地区再次动荡不安。李弥大急忙传令韩世忠率领所部人马追击叛军，进至临淄河，手下士兵不满千人，分成四队，在自己的归路上撒放了铁蒺藜，下令说：“前进就会胜利，后退就是死亡，谁要逃跑我就命令最后一队士兵就地格杀。”于是没有一个人敢回头顾盼，全都拼死力战，大破敌人，杀死李复，其余的同伙溃败逃窜。韩世忠乘胜追赶，追到宿迁，贼军还有一万